

随
笔

说到祥夫

乔 叶

祥夫先生在随笔散文里有一句口头禅,叫“说到什么什么”,比如“说到玉米”“说到宣纸”“说到紫藤”,等等,目之所及,随处可见,可谓最家常的起承转合之句,我很喜欢。于是要写此文,首先蹦到脑子里的题目就是“说到王祥夫”。他整天说到这个说到那个,这儿子就被我也“说到说到”吧。

且说某天刷微信,看到一个帖子,题为“有趣的人”,就笑了起来。因为想到了王祥夫先生。就我所见过的作家里面,他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有趣了。可是具体说到哪里有趣,又不太好挑。他谈到黄宾虹时曾说:“黄宾虹是伟大的画家,他的画是高级烩菜,各种技法都一锅烩在里边,想单挑出哪样来吃还不好下筷子……”祥夫先生的趣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但凡接到笔会邀请,只要说他来,我就不担心这个笔会没意思。他一开口就是妙趣横生。其实也没什么逻辑,他的风格就是云山雾罩地讲,上一句刚说:你上次戴的那个花围巾比今天这个好看,下一句就说他家门口的油泼扯面味道正宗,总之是形散神也散,却散得舒服到骨子里。听他聊,你就会发现,这世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柴米油盐酱醋茶,琴棋书画诗酒花,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。就连唱戏他也在行,无论哪一门剧种都能品出精髓。他也率真,有什么说什么,于是你也尽管跟着他的节奏,说到这里说到什么都可以,都不越他的界——忆起来,作为一个那么好的作家,他最少聊的似乎恰恰就是写作。他说:“作家既要把写作当回事,又不能把它当作天下唯一可做的事。心情最好要放松一些,虚静纳物。当代作家与现代时期的作家相比,当代作家就是不放松……”

这么说我就明白了,他可真是会放松呢,放松的方式就是东游西逛,东淘西买和东拉西扯。说到东拉西扯,你可别以为他是没有原则的话痨。之所以健谈,一来是他确实所知甚多,二是在座有相欢的朋友撩起了他的兴致,三就是他的仁义了。他怕冷场,尤其是吃饭的时候。一旦局面有冷场之势,他就仿佛是自己亏欠了人似的,先把自己喝个微醺,然后开始撺掇这个喝酒,命令那个唱歌,那样子简直都顽皮起来了。等到伎俩使尽气氛仍然沉闷时,他就会把自己贡献出来,我听过他不止一次地男扮女装唱《红娘》或者《贵妃醉酒》。嗓子且不说,调子应是极准的,韵味更是十足的。

他的话题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核心,一个是古玩,另一个就是书画。说到古玩,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什么缘由已经不记得了,只记得刚开始聊天他就告诉我,他手上戴的那串宝贝叫“老唐球”,都是唐朝时候的玛瑙玉石。然后他一颗一颗讲给我听,我都没记住,只是懵懵懂懂夸着赞。记得最清楚的唯一一句,他说:“这样的玩意儿我还有一些,你要是喜欢的话,等下次见面我给你三颗。”

后来的日子里,我得到过他的颇多馈赠。在海南潭门镇,我跟着他逛珠宝店,他买我也买,他买得多我买得少,他买得大我买得小。反正有他掌眼,是错不到哪里去的。他下手可真是豪爽,这家进那家出,一会儿工夫就刷了几万,大刀阔斧。在一家店里,他买大店家送小,他送了我一个碾碑手串。在新疆昌吉玛纳斯,他挨着门逛玉店,我也是跟着他逛买,看到硕大的黑色石块,店家说是陨石,他也买。店家送了小小的一块,他也转给了我。但是第一次允诺过的老唐球呢,始终没有。所以每次见面,那句话都在我耳边回响,都促使我想认真地告诉他:“老唐球我很喜欢。”

说到书画,我也得了几幅。都知道他的字画贵,我冷眼旁观,他送人却是毫不心疼的。却也绝不是刻意要送,送之前的序曲就是聊。跟他聊你可是得储备相当资财,他可聊的东西那么多,你接不住的风险实在大得很。聊着聊着就会聊到书画,他会既低调又傲娇地谈到自己画的蜻蜓和齐白石的不同,朱砂的着色有什么心得。谈着谈着,他高兴起来了,多半会问:我给过你画没有?若是没有,他一定会说:给你画一张。然后要了地址,不久就快递了来。下次见面还问:给过你画没有?若说有了,他会问画的是什么,然后说我再给你画个什么什么吧。过后不久,依言寄来。拿稳了他的慷慨大方,有一次我便哄他,说我还没有什么什么,你给我画个什么什么吧。他在圆圆的镜片后面闪烁着狐疑的眼神,说:“没有给你吗?那我给谁了?”我坚持说反正我没有。他狐疑着,到底还是信了,果然又给了我。就这么着,我又得了他的一张画。不过也没有负罪感,总觉得他会原谅。有一次,我良心发现,他要寄画时,我说让他寄成“快递费到付”,也就是快递费我来付,他真怪道:“还到付呢,打你!”

听他聊得多了,我也随口说要学画,他却认真起来,建议我画梅花。我喏喏听命,却也没有行动。隔了一时,他说为我刻了一方闲章,是“梅花弟子”,又为我尚在虚拟中的画室起了名,叫“问梅堂”,再次见面,“问梅堂”三个字已经写好了,当然还少不了一幅清雅的梅花图。他还教我画,画梅花枝须往下走,花要往上升,不然就是“倒霉”啦。自此之后见了,他,我就有些心虚,因为还不曾画过一幅梅花。每次见到他,他都会问两件事,一件是:“你那些宝贝怎么样了?”指的是我跟他逛时买的那些玉石零碎。另一件就是:“画得怎么样了?”待要哄他,他又是行家,不好哄的,于是只好假装惭愧地实话实说。他便安慰说:“不要紧,慢慢来。”再接着教诲:“收着写,放开画。”说这些话的他,样子很酷。

说到酷,他虽然常如最温厚的兄长,宠着所有人,可是也常常很酷,尤其是在书画和照片里。书画不用多说,虽然是怡情闲事,说到底还是看一辈子累积的学养功底,自然是一件酷事。可照片总不用那么严肃吧?我觉得他最无趣的一点,大概就是照相时不爱笑。爱绷个脸,装酷。再戴个墨镜,更是酷得夸张,高冷得不行。有一次,和他合影,他还是那个样子,我很不满意,就让他拍了又拍,直到有一张,闹着他终于灿烂地笑了。但是看到照片的一刹那,我也彻底明白,他在照相时的高冷风是对的,他这时候必须酷。

——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时刻。在春天的千岛湖,晚上,我们几个去他屋里聊天。他让我们在阳台上临湖闲坐。习习风中,他说了一些陈年家事,黑暗中看不清楚他的面容,但我知道,他的神情如夜色一般沉郁。

有一次读书,待到“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”这句跳出来,我流连了好一会儿,觉得这句好像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想了想,终于想起,是王祥夫,他在大同。大同是一座城市,大同也是一种理想,而对于我来说,大同就意味着王祥夫这位可亲可爱的师长,别无其他。



《居善地》 吕三 作

乡
愁

李子树下

乔傲龙

我出生的1971年,满世界还在割资本主义“尾巴”。农民的口粮,生产队分下多少就是多少,此外再无来处。那时塬上的平地、坡地、沟地都开出来种了粮,但就是不够吃,家家缺,年年缺。娶媳妇嫁女儿的人家,抠抠唆唆三两年才能勉强攒够办喜事要用的粮食。

但生孩子是不能等的,母亲已经挺起了肚子,家里只攒下一斗小麦,平时不敢吃,磨成面等着坐月子用。当时生产队的农民,天不亮就统一下地,到饭时,有专人将各家的早饭送到地里。麸皮做的窝头,塬上人称“麸娃娃”,送去几个,我父亲中午拿回来还是几个,不是咽不下,是舍不得。麸也是麦子的皮,一斗小麦30斤,磨不下多少皮,我母亲就靠这点东西供养肚子里的我,自己却饿得晕头转向,生下的娃儿像只小公鸡一样。但我自己选了好日子——6月30日,再晚一天就分不到前半年的口粮了。我奶奶活着的时候,这事被她挂在嘴边念叨了多年,说我是福星,自己带着口粮来的。要说是也是,刚会吃奶就能挣口粮了。

我记事较早,3岁以后的很多事情至今如在眼前,而最早的一件就跟吃饭有关。那时大妹刚出生,母亲正在月子里,塬上的窑洞都是通炕,一头连着灶锅,一头连着窗台。盛好的一碗面条隔着灶台递过来,我一双小手颤巍巍地端着往窗台那边走——我喜欢把碗放在窗台上,边吃饭边看外面。没想到竟被炕席的接缝绊了一下,一碗面多半撒在炕上,母亲自然很生气,我却不敢吱声,端着剩下的半碗面,趴在窗台上垂头丧气地吃完。我自小乖巧懂事,挨骂的时候极少,母亲后来提及此事,也后悔当时的脾气。

但糟蹋一碗白面条,在那个年代的确不是等闲之事。印象中,村里很多孩子都因同一个原因被大人“拾掇”过:总在有人来串门的时候喊饿,庄稼户脸面薄,不能只给自家娃吃,但粮食又金贵,外人吃一口自己就少一口,于是客人一走,当妈的少不了给娃儿长长记性。“不给饭吃”是那时家长们威慑孩子的手段之一,“不给吃饭”则是现今孩子们折磨家

长的利器,果真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。

后来政策松动,有了自留地。村里每块地都有名字。我家的地,翻译成普通话叫“李子树下”。就像漳坪塬早就没了姓谭的人家,曾经地头上的李子树,连我父亲都未得亲见。但这两三分地里长出的红薯,却结结实实地糊住了全家的嘴。栽秧子的时候,父亲刨坑,母亲下苗,我跟在后面浇水,大妹刚会走路,负责捣乱。秋收时一条扁担两个筐,父亲不知挑了多少趟,收回的红薯在窑洞里堆成小山。蒸红薯、烤红薯、红薯干、红薯粉、小米稀饭煮红薯,一直吃到第二年夏天长了芽,人吃不完,猪跟上沾光。

说起红薯,还得扯上柿子——两三个冻柿子,一马勺生冷水,是冬天里为数不多的零嘴。但这两样东西我现在几乎不碰。小时候吃惯的东西自然一生回味,但若吃伤了,那就只有反胃,红薯和柿子是短缺年代留在我身上的两块疤。

城里的冬天,烤红薯到处叫卖,贵的时候一斤要8块钱。穿着时尚的女孩子们,宝贝一样捧着,等不及找地儿坐下便当街开吃,嘘嘘吹两下,趁热气散开的空当狠狠一口下去,龇牙咧嘴的吃相里,透着不管不顾的神情。每每此时,我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——按价格计算,现在城里的两三个烤红薯,顶得上我家李子树下当时一年的收成。

关于红薯的各种吃法,城里长大的年轻一代少不了一句:咋不拔丝呢,多好吃?这样的神来之问,如同历史上的“何不食肉糜”,让人笑过之后还想哭。做完饭的炉灶烤红薯,那是发挥余热,蒸红薯加两瓢水,晒红薯干就加一颗太阳,做红薯粉架起饴饬床,最奢侈的红薯稀饭也就添把小米。拔丝,油和糖在哪里?守着油瓶子糖罐子,傻子才天天啃红薯呢。说到油,我转学到县城之前没见过炸油条,第一次吃油条已经上了初中。说到糖,一般庄稼人连糖尿病都没听说过,只会问一句:“尿的都是糖,恁一天吃的是啥?”村里后来有一个得糖尿病的,那时是县教育局的厨子。

这些年,但凡全家聚在一起,话题总会扯到李子树下。比如某年刨红薯,曾创出一只又肥又笨的地老鼠,不知为啥,塬上人竟管这东西叫“瞎猫”,逮回去裹上泥巴烤熟了,大妹不敢下嘴,我独自美餐了一顿。再如某年,父亲曾在这里活捉了一只偷红薯的野兔,杀兔子吓得我心里发颤,肉还没煮熟,便拖着长长的口水绕锅台转。再如1978年,收了一天红薯的我,一觉醒来发现炕上多了一个小妹,这丫头打小人甜嘴甜,估计跟季节有关。

于我而言,李子树下的回忆虽然日渐遥远,却始终温暖。虽说那时家家的景观都一贫如洗,但这算得了什么呢?从饥饿的威胁之下脱身,远比摆脱贫困更具根本性质和转折意义。说到底,贫和富只是活得好与歹的区别,饥与饱却是生死之别。生下来、活下去是一切的前提,然后才有好歹之别。马斯洛所谓的需求层次理论,无非是不厌其烦地证明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而已。

李子树下的自留地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我坚信,不曾在饥饿边缘徘徊的人,永远不可能真实而深切地感知土地的载物之德。这是短缺年代、自然经济、小农方式共同塑造而成的朴素情感,而如今的过剩年代里,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已经让很多人淡忘了土地的恩情。

忘恩必负义。在他们那里,饥饿远在天际,而粮食天经地义。这种欠揍的心理,总让我想起西晋司马家那个说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傻子,如果不是他,西晋也许不会成为东晋。

无论古今,婚姻之事向来为坊间热点,是书面一直坚持的话题。

上林春花,远近瞻望,世间绝色,无处不发。终有弱水替沧海,偷弹相思泪;再无相思寄巫山,黯黯怀春愁。然即便前缘之误得以一补,却也未必如愿。找个文青妻子,不在西藏,就在去大理的路上,直喊劳顿。找个爱做且会做饭的丈夫,算是修来的福分,可日子一长,还是没感觉。得到便不珍惜,人之共性,太过热情,则不会被珍惜。人们口中的永远,只限于当时的炽热。桑间濮上,村歌社舞,选色征歌,流连忘返,即便浪漫,不能免俗,理智到极端,会亲手损毁自己在乎的情感,翻脸是为了以后不掀桌子。事不三思终有悔,即便三思不能免,思来想去,心难宽,兴难遣,眼眶一红,便觉人间不值得。

梧高凤至,花香蝶来,命运由选择为起始,选择又由心性决定。不想继续,会找一个借口,想继续,会找一个方法。却是只有和好,没有如初,关系再好也怕翻旧账。和夫顺妻的那层瓷砖下,不知有多少旧砖瓦的朽溃。撑把破伞,不如淋雨,当断则断,无需迁就,无爱者自由。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,一辈子吵吵闹闹、生儿育女的状态,只是上一代人的生活。而任何生活的意义,就在于生活本身。有道是这个代价只够投资自己,这个精力只够照顾自己。

钩沉历史,掩卷而思,封建二千载,妇



《镜中花》 兰 子 作

女最可悲,十二岁以上孩童不入内户,女童不出内户。如今婚姻的强势一方,转到了女性,其源于经济的独立,地位的提升,所谓社会地位的提升,终在家庭话语权的获取。自信光芒,落落大方,只是外相。社交不公开,言婚姻自由皆空论,一旦公开,或醋海尺浪,或鸳鸯别恋,感到有些乱。

其实,脆弱的不是婚姻,是人性。好的制度,修补人性,虽如此,人性仍经不住考验,也经不住推敲。

心
语

婚姻那些事

介子平